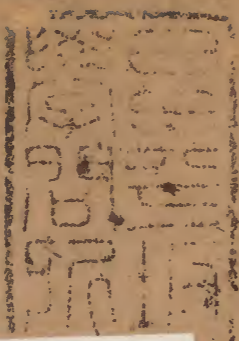


黃氏百鈔

五十九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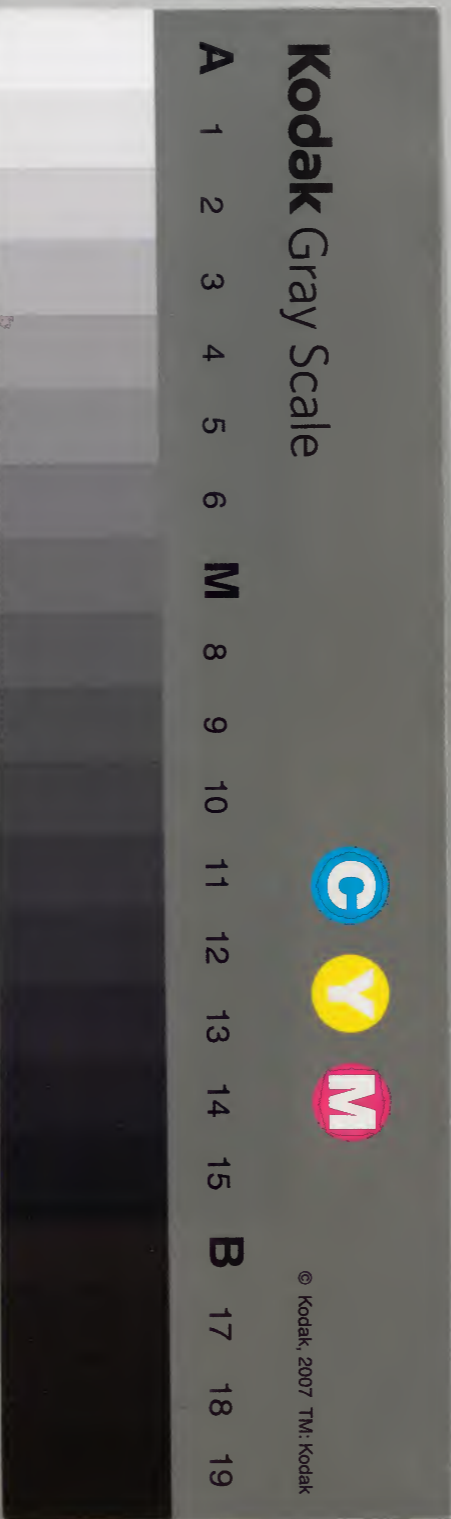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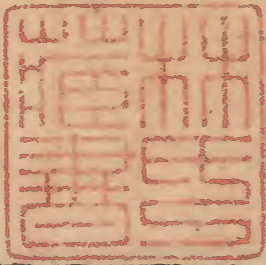
六

			九	漢
		四	四	書
	六	二	門	
二	一	四		
五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	九	漢	
八	四	書	
函	三		
三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4
冊數	25 (18)
函號	298 286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淺草文庫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為之異端之士松相推尊過  
 為誕說如海錄君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為天地萬  
 物所至周表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赫黃帝堯舜之治  
 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  
 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劫老  
 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淆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解直謂河  
 上公坐虛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在位二十三  
 年僅嘗勞軍及郊雍未嘗幸河上而裴楷乃晉人非漢人也一本作  
 裴仲又未詳其何人且史稱河上丈人為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  
 公蓋公尚在文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其說不經全類市井  
 小說畧不知古今辱老子之書又甚矣姑辨其妄而錄老子書之有

補於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貨孰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弱之能強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汝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違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得一以清地得以寧王侯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罔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棘出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舍得之厚比於赤子

○後辯 其書謂道非明民者見之偏欲絕仁棄義者言之激翁張子奪者陰謀玄之又玄者彼自不知其所以言何詰焉

莊子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為不必有之人設為不必有之物造為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踪固千萬世詆諧小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及過老子老子之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明白中節今隨其篇錄下方內篇

為善無近名緣督以為經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二命也其一

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走事其親者不擇也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  
之言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安時而處順

外篇

麤而不可不踈者法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損者  
禮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愛人利物之謂仁 上必無為而  
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周此不易之道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  
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  
賢

雜篇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平為  
禍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後辯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則又甚於老子  
蓋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之書也其所以交亂天下之常  
者不過借天下之不常以亂其常如麋鹿食蓂則因謂民食芻  
粟者為非正味如巨盜負篋則因謂緘滕防盜者為盜積如瞽  
者不見文采聾者不聞鐘鼓則因謂文采鐘鼓為無用於是乎  
混而殺之謂是即非非即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  
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之理盡絕於是乎  
又復引而神之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為天下之至人嗚呼此  
誠亂世之書而後世禪學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  
使之無人主而有血氣必知安得而使之無果如其說心定神  
全入水入火不驚不悖猶可也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  
必無之理童子猶將笑之柰何其文奇說誕人情易惑雖老師  
宿儒反或嚮之耶嗚呼嗚呼夫盡火其書

道家者流謂黃帝去天謂老子西出關為長生不死之證然黃

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過之老聃之死好道之莊子親載之莊子生於戰國六經之名始於漢而莊子之書稱六經意莊子之書亦未必盡出於莊子

荀子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蒞老之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由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人續孔氏而表荀子以

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閑繫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縱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

後辯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思

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蓋於篇末可見失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為善為偽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所以偽者人為之各人非詐偽之謂若曰人性本惡修為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後世以為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

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爲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爲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哉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爲當然而後葬爲無害其與他日談齊威濫沃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荀子註於駑馬十駕之下云有缺文愚按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此二句正相聯屬若曰馬駑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行而不止耳又於以狐父之戈鑄牛矢註云喻以貴用賤其說未聞愚按此章戒聞謂好聞者不足與之較也狐父之戈良器也

牛矢至賤也而鑄之是自棄其良也君子與小人聞之譬也若曰千鈞之弩爲鼯鼠發機云爾何未聞之有

揚子

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尊異爲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而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况多粗淺首章謂倥侗黷蒙恣于情性是旣不知有物則秉彝之理矣如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激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致知思辨爲先而雄遽以行先之學不厭教不倦仁智兩平之事而雄反以教人又次爲言果可爲法言之首乎愚嘗謂孟子之論于其心故可以繼孔子之傳荀子之論止於事故不能知孟子之醇揚子當正論已明之後不過撥拾緒餘以盜名故雖以溫公之淳厚終身爲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預正統等而世亦終不謂操爲西伯謂雄爲孟子也公理昭昭天地間是豈二人之力可

強而易置之耶

文中子

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為三教蓋亦六朝流習耳迹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庶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說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主標枝野鹿之說謂上無為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死不相往來則習老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占者鳴荒之世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然後漸有倫理以趨於治太古何嘗有治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耳且上果無為則下亦烏能自足耶若夫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德與無為而以戰言雖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弊謂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非老莊之罪齋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長虛玄矣梁則修齋戒矣秦果盛詩書

子為呼曾謂文中子而有此恐亦後世附會之尔

曾子。近世劉子澄

子為曾子與此不同之

曾子之書不知誰所依倣而為之言雖雜而銜然其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而良賈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弘毅氣象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以天圓地方之說為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子華子

子華子晉人程本子華其字自稱孔子與之傾蓋者也事亦見劉向序其書謂趙簡子欲仕之逃而之齊館於晏子簡子死而反於晉以卒蓋本其書多晏子答問之辭未知然否書凡十卷雖本老子虛無

之說而能自攻其徒欺誕之語且尊孔氏而其文亦蔚乎可觀賢於諸子遠矣要亦不可以治世而向乃悲其不遇余謂縱不生齊晉間亦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今釐其說之正偏為二

公仲承問黃帝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恠也人之異於龍上之異於鼎上之異於雲惡足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羨慕者夫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黃帝之鑄鼎是井中人之譬也晏子曰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絲子華子曰土階塗絲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傳所不傳者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烏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

以自怵戒者凡其辨誣如此皆說之正者也

太初胎胎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栖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栖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精又曰大道生三元縱而守之為三極衡而施之為三紀上下貫焉為三才通於一萬事畢凡皆虛無而無當於理如此善弗去亂未央也又曰有意於治則亂矣凡其立異而自畔於理如此皆說之偏者也

管子

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有卿楊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為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為之復熟再三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



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為之  
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者爾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是於  
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  
篇殆傳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讓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  
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  
簡明乎大匡之要曰相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革仲諫不可公不  
從二年欲繕立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祿仲諫不可  
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  
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去國五十里為闕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  
從魯果劫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  
而成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  
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  
兵爭矣公問將何行乃請寬闕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弊

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隲明為東國  
賓胥無為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以  
親附四方之諸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友不量德  
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  
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  
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女備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  
臣父子之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  
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之鬪獸未嘗有  
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  
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  
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胥胥哉伐  
殖薪冬煮監三萬六千鍾亦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  
糴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  
焉築陰里三墻九門使王人使刻為璧者乃石亦謬請於周非彤弓

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郭極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貴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蒙家使爭藏粟為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之凡其轉虛為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淮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林去樹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稅錢三十兩准穀三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穀力弓弩多匡輟善也則下令聘鵠鷓之所而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自無匡移之患皮幹箭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杜柴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箭角者

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牋鄰國為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綿則身先國人以衣綿使魯梁皆奔農而織綿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恨萊嘗生柴則鑄金境上以市柴使萊皆奔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言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言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奔農而爭樵之民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闢而赫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豈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因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攬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去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顏色色鼓舞之以為已利甚至監計食口錢

黃代月

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意故疑其為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門齋戒以召仲錫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為管子功業所本意巨山好道家李故云爾

本書既雜然矣為之註什者復多牴牾四傷之篇設各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初官篇首章云若因夜匿守靜人物則望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匿為句守靜人物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乎初官五圖以形生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此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是故忘主死交其

后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尔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无財患无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什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无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為能行之禽尔乃什云无禽獸之行是以行為去声亦竟不倫其他難禁率版法篇未云四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

擗隨擋 擗宅耕反隨丁歷反隨丁惟準字下 草封澤 言草之滿  
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卷十三 獲大方 也 正益筴 正也  
皆皆名筴也 穀賊 田中木也 終則有始與天壤爭  
也 廿四 券契 見卷二十四 歲有四秋 孟行  
所生之地也 綫綯 連續也 卷二十四 孟行 大見 第四十五

列子

列子 穎逸而性冲澹生亂离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无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孝全類揚朱故其書有揚朱篇凡揚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上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与刘向校讎之數合矣則與午氏渡江后方雜出於諸家其省列子之本真与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官者乃称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不指佛然孔子决不默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上無能名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

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是張本尔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不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楚人公孫龍詭辭而其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說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猶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得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揚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若謂桀紂之縱為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羞淫酒色之辨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為非是又何自

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為八篇之最奸 九淵之說出於列子  
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  
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所  
本耶

墨子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議荀揚擇焉不  
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  
孔謂君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  
惡君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言尚同謂天  
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責違之  
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此愛  
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眾而博  
施為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  
法其君皆為法不仁惟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

皆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祿  
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  
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當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  
之義又相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  
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  
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  
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巖於荀揚擇焉  
未精之辨何獨怨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  
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  
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  
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文子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知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  
書其為之註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

孔子後於周平王幾百年又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老先能師  
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  
所談者清虛而訂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  
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  
法威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  
即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數其序盛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  
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  
此矣豈獨條宮女子能召漢陽鞞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為  
之辭然周老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不者又散漫無統自謂  
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謂之信今畧類分其說如稱為  
惠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  
強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散  
雜類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義矣又曰治之  
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

漁

其言之偶理合者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  
世推移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求瞻者未之聞其言之  
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去  
因意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禁姦偽則齊於道矣

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壽者主  
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省其主獨愛之  
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  
務譽人譽則樸譽音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  
乎堯舜如曰蛇地之謂水蛇水之謂氣蛇氣之謂虛蛇虛之謂道如  
曰安知天下之正汗潔比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  
靈王使祭公致籛帛有攘水旱之問謂能開拜為巫尹嘗微服而遊  
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祇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  
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乎堯忽不知

黃帝

卷之三

十一

其讀此傲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益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意氣谷神以谷為必與老子所稱谷神不同

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宇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靈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寬寬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七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為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費辭哉如曰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此為粗可曉者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是生惟以速死為幸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何等立言哉

鵝冠子

鵝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

予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率晦澁詞繁理寡韓文公顧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已者至誣籍談出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末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已之不遇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已言其才之百倍

鬻子

鬻子名熊逢行珪序其書云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語亦多可采如以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為大忘如以自謂賢者為不肖如曰察吏於民凡皆足以警世其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曰起

語而以昔者追述文王之問既託文王而又下又魯周公且亦未知  
自稱政曰者為誰逢行珪既不能明言而反釋以為政術之間則非  
辭矣

商子

商子者公孫商鞅之書也始於墾草督民耕戰其文煩碎不可以句  
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為心目紊亂况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毀  
中與御史之號實用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切據法為  
斷者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書不應煩亂若  
此真偽殆未可知書以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惠十者皆避農戰而

韓非子

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為亂而蕪取申不害商鞅法  
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  
一世矣然以踈遠一旦說入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  
送死秦獄愚莫與比何物惡氣鍾此醜類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

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嘻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  
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也故為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  
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  
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  
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  
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  
於異端有嘗枯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為燕王削棘刺之  
端為獐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又濟而給之尔王  
乃養之三乘治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  
以為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  
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  
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  
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兄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將  
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跡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

聖



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覆稟 即近世所謂盤量 射隱 即近世所謂精 卷十六齊桓 唾 卷十五 慎之 隙 謂電突也

鄧析子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嘗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二十年  
駟顯乃殺其人而用其書甚哉小有才之適足以殺其身也其書以  
無厚名首篇則其發於心者為可知而韓昌黎所斥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之語正出此書一死猶未足以盡其罪者矣或者猶謂用其道  
不當棄其人耶

真子

真子者例陽人真到之書也始於威得終於人君說五篇數百字各  
自斷其說大約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為天子民雜處而各有所能  
因其長短而用之臣有事而君無事說無皆理亦無過於人其書無  
叙古稱田駢慎到殆此爾

其言依法以治曰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策為均也所以案  
望也愚謂此一斷於弊法者耳若以理為斷則以吾心而裁輕重  
何嫌耶然子華子亦曰分財賄而投鈞策非以夫鈞策者為能均  
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怨也蓋當時之論已然矣殆以戒人情之  
任私者耶世俗分物折其物為曲折而藏其中以折數之多寡為  
說而探取之此鈞也今易以闢字當考

公孫龍子

公孫龍者戰國時肆無稽之辨九流中所謂名家以正名為說者也  
其略有四一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非色也非  
形也其二曰物莫非指謂指者指斥是非之名物各相指是非混亂  
終歸於無可指也其三曰雞三足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也  
其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守知石之堅而不知其  
白是堅與白為二物其無稽如此大率類兒童戲語而乃祖吾夫子  
正名為言嗚呼夫子之所謂正名者果如是乎若臧三耳之辨亦卒  
公孫龍然孔叢子與呂氏春秋載之此書不及焉

尹文子

尹文子二篇以大道自名而所學乃公孫龍之說九流所列為名家者也因緣白馬非馬之說而生好牛好馬之說復摭拾名實相亂之事以證之無理而迂不足言文而顧以夫子正名為據嗚呼夫子之所謂名者果此之謂乎道喪俗壞士有謬用其心如此者

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而愚謂此劉安之所以滅欬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說而各以禍其人而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軼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慷慨而喜

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為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亦雞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爾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諸子之所語者惟而已古語有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變諸子之所道者變而已自莊列以來無一不然于以汨天下之正理惑生民之耳目鴻烈所集大率此類而於其紛然類集之中乃有自反其說足以明天下之常者如曰補袖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而人謂江河東流者以大氏為本此為反本之名言又云言其所不行行其所非此足為驚世之精語又云毀譽之於人猶蚊蠅之一過此最為誤人之鄙論始作衣者一入耳十三卷以為伯餘十九卷以為胡曹此則集眾為書不相參照之弊云

九方臯臯字作埤見十卷丈人謂老而杖而人者見十二卷始黎

卷六  
介子龍蛇之歌卷十六  
薦梅

抱朴子

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凡粲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奈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竊冥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恠也道固無所不在而人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為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策策樛樛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奈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為真入聖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時一時故為寓言而人猶或想像

信以為真有其人焉吁可恠也然雖可恠要其所設者不過世所指為過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人之道其間稿穢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為其所設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書而誰耶抱朴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耶天生萬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自陽動而陰蟄入之生也自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自以千歲為壽奈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金丹太藥導引之說欲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

母之息爲息胎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爲息何能使  
之不息復如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苦寒暑推移時至亦終  
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常順其陰陽  
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  
紙筆爲可知是又使人縱于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他  
物爲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泊十  
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并竈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  
地祇可與之分贖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爲禍  
福乎河伯之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若地祇乎日月之賂僅與并  
竈等日月下同并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煮白石而食之  
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石而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  
無非速死之具其顧乃力主其說說說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之  
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三虛無之師也以其  
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爲能制

元

聖則又併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  
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故傳之吾從祖仙  
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元故不死仙翁不死鄭君  
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  
成長物今言故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海之衆  
歷百世之友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  
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用其道引之術以歌儼  
道傍流涕乞巧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黃  
白之術以燒煨煨偽終無一成徒罄賣其祖父之田廬以至貧窶愚  
故曰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  
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四千歲識堯舜孔子秦皇漢高有揚州稽更君  
信之嘗贈玉卮古強昏耄易忘一日謂稽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  
生其謬遂敗尋客死壽春黃整家又五原有蔡誕者求仙不驗無

以自解自詭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薪易衣食困劇自還給其家云為老君牧龍崑崙山龍失得謫而遊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給其家云謂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曼都為斥仙人洛中有道士忽自稱為古之仙人曰和壽已七十八百歲人競趨之後忽見未幾河北又有稱白和者洛之弟子趨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遂亡走凡皆抱朴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者為真雖同浴譏裸退不自思然亦足為世誠矣故併錄之

劉子

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為代往往雜取九流百家之說引類援事隨篇為證者會粹而成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播州錄事張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稱譽且謂五十五篇取五行生成之數於義無改焉然又謂劉子名畫字孔昭而無傳記可憑或者遠孝政之自為者耶

聳隅子

聳隅子者本朝仁宗時蜀人黃晞之書也效楊雄法言而文則衍然其識有過於雄者雄之首章曰學行之上也知之次也稀則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能行者尚矣其闢封禪則曰天生財以阜吾民今竭其財以奉天猶割肉以啗其口其闢異端則曰腐新不可以撻其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或問扶蘇立則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枝其將枯綿年之病一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曰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偽而浮偽入然古之譁人也其論君子曰小之於洒掃大之於天下無不任也其論治道曰百官謬濫非無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其論慶世曰惠不在大以起人之急為至又曰財豐者用益勞而又謂使夫子之有餘縑者子淵也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凡皆切近於理雖王通亦雜於異端不能及也豈義理至本朝類開明歟然其言性

謂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則其繆矣又自昔言性者之所未  
有以借

濼洛之門

宋齊丘化書

始余端平甲午讀書餘姚見同舍生有宋齊丘化書覽之欣然輒用  
其氣之說答權政氣畧策以氣貫權政略三事文亦竊效之主司湛  
大博驚喜及坊試卷手持草卷先聲之眾曰有卷合真魁而文怪不  
可今真第四一時朋友亦爭傳視傳至湛大博監宅石橋孫氏此卷  
不還矣今去之三十六年再閱化書乃大不然其書之目凡六一曰  
道化則竊用在列之改智借物類偶然之變以繁人事實然之常因  
謂彼可化此亦可化不思人與物異此非彼比也二曰術化則陰祖  
呪術之小見指湯犧者能召五帝之氣與伏虺者能役五星之精因  
謂風雲可板江海可覆不知乞食之虛喝非立言之援証也三曰德  
化謂儒者之講五常如醢雞之遊太虛并蛙之浮滄溟必忘其名而  
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苟得可以將何必廣布帛有此理否耶其

殆以儒爲戲之劇語耳四曰仁化謂德清淨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  
仁仁不足則義濟之木伐火也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  
聞爭有此理否耶其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狂論耳五曰食化多  
爲之說以明食之重可也謂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既異於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說矣其謂民事莫急於食而王者奪其  
一則君不知有是得許行之說而又推衍大過也六曰儉化多為  
之喻以明儉之益可也謂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既異為儉  
不中禮之幾矣其謂禮貴於減儉貴於不盛則儉與禮相背是得墨  
子之說而又刻書太深也凡此六化謬妄曉然而昔乃嘗惑焉蓋其  
引類多巧造語多華其文簡縮絕與今異焉耳故各章既標說其非  
而又總記其要以自誌其悔亦欲來者毋蹈余之悔而已若齊丘者  
敢竊犯先聖之諱至自謂能與之齊其人亦何足責且其對徐知  
諾畫燼灰謀僭偽意莫急於兵與粟矣今謂兵必可廢粟不必廣其  
說又何足辨然其仁化有謂異類懷仁義之性人殺之反不仁不義

儉化有謂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此雖老子慈儉之餘說亦足驚愚俗不以人廢言

子家子

子家子者近世有山家頤養正所著也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若不精一則流而雜矣又謂不食無妄之粟不衣無妄之帛皆誠身也其言之易如此也其所以著書歟然多律已處世之言有補世俗如世所編省心雜言之類惟其言理義勿於傳註中求但於性根上求却恐未安夫六經所以載理傳註所以明經以此為戒而求之性此不立文字而見性之佛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耻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為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若冊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楊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蔡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括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

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十二紀

孟春紀與月令孟春同字語則微有異如月令鴻鴈來此則云候鴈北服蒼玉則云服青正草木萌動則云草繁動草木蚤落則云草木早槁焱風暴雨總至則云疾風暴雨數至○孟春紀之次曰本生言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立官者所以全生多官而反害生則失所為立意謂孟春為生之始因欲為人上者保其人之生也次曰重己言以順養性而保長生又欲人之各自保其生也次曰貴公言處大官者不欲小察次曰去私以去私而後能公也凡皆演所以生之道也○此卷載荆人遺弓而不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愚謂亡弓而索之者人情也事理也亡而不索已非矣謂孔子為欲去其荆已度越而為好高之說孔子必無此言謂老聃欲去其人又過

高而為蕩空之說老聃亦未必有此言然魯進一層窮者然此後

世曠達之所從始以為至公之證設矣○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至

癸也元辰注元善也辰從子至亥也近世以正旦為元日三命家

輦入引車日輦也○輦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鳥獲疾

引牛尾尾絕力勸音單也而牛不可行逆也五尺孺子引其捲而牛恣

所以之順也○注之誤○命之曰招蹙之機注云蹙機門內之位也

遊翔至於蹙機愚按此章以車輦為招蹙之機以酒肉為爛腸之食

以聲色為伐性之斧三條並列旨義甚明蹙蹙顛沛之意若曰

自佚太過乃招致蹙蹙之機耳若以蹙蹙為門內之位則下文以腸

食為一味以性斧為一物可乎○聲禁重色禁重禁聲色大過耳注

誤以聲為聲譽之聲不欲虛名過實此說亦非

仲春紀次曰貴生言耳目鼻口必有所制然謂不以天下國家害其

生則老莊之說耳次曰情欲以早畜精神為說以春多雨則夏必

為旱為喻此亦道家養生之說次曰當染因墨子歎染絲之說謂



國亦有染學亦有染欲所染者得當次曰功名謂善釣者出魚乎  
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聖王不務歸  
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凡又因貴生而展轉其說者也○彭祖彭祖

○年醢黃蚋聚之徒水則必不可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氣去  
蠅蠅愈至如臭也讀如如漏船之如舍米舍米於前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米

季春紀次曰盡數謂當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而年壽得

長焉今世尚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次曰先已謂為天下者不於

天下於身故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謂其

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次曰論人謂無以害其天則知精次曰

園道謂精氣一上一下無所稽留為天道園聖王法之而令園則

無所擁矣凡又因貴生盡數而展轉其說者也○此月薦鞠衣注

云春皆尚青薦鞠衣未通校月令注黃桑之服將蚕祈福也○鬮

鼻室鼻塞

孟夏紀次曰勸學謂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而始於尊師次

曰尊師謂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

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暑者也學於墨子次曰誣徒謂

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反諸人情則得所

以勸學矣次曰用衆謂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天下無粹白

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凡皆以學為說○魁士名人大

也○紂作胡粉出用衆篇注

仲夏紀次曰大樂謂音樂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道也者至精也不

可為形不可為名疆謂之太一次曰侈樂謂亂世之樂愈侈而民

愈鬱宋之衰也作為千鍾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

巫音次曰適音謂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太鉅太

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次曰古樂謂古朱襄氏炎帝多風而陽氣

畜積故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陶唐氏陰多滯伏作為舞以宣

導之黃帝命伶倫作律帝堯立瞽叟乃拌分五絃之瑟作十五絃

瑟命曰大章舜立又益之為二十三絃凡皆以樂為說○長至

注云夏至之日書漏刻六十五故日長至愚按月令稱曰長至  
 此云長至日恐字誤倒耳此書仲冬亦曰日短至可參證也長至  
 者日長之極世俗多誤冬至為長至不知乃短至也○舍桃鳥所  
 鳥所○太勿躬篇又曰神合乎太○谿虛也見適音篇云以  
 舍食○太見上文此時未為神名也○谿危聽清耳給極也  
 ○闕終也見古樂○注之齊之衰作太呂注云陰律十二思按  
 月之律名也之大者非十二

季夏紀次曰音律言十二律相生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  
 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土  
 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而分之十二月又極之十二月之  
 人事殆月令要語也○注云律呂相生上者

○上生下者下生次曰音初謂禹行功塗山氏女作歌為南音周公  
 召公取風焉為周南召南昭王征荆涉漢梁敗辛餘靡振王北濟  
 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  
 作為秦音有娥氏飲九成之臺二女爭搏燕覆以玉筐少選發燕

一郊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孔甲取民室之子以歸斧  
 斫其足曰命矣夫作破斧之歌始為北音凡皆載音之初也恐未  
 必然耳次曰制樂言周文王地動而享國五十一年宋景公熒惑  
 守心而星退三舍次曰明理言天變妖孽亦皆以樂為說馬也音

孟秋紀次曰蕩兵謂未有蚩尤之前民固剝林木以戰勝者為長又  
 猶不足治故立君君又不足治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  
 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愚謂北柳子厚封建論之所祖  
 也次曰振亂謂世濁已極兵當為義次曰禁塞謂救守之兵皆不  
 義次曰康寵謂先發聲兵以救民以家聽者祿之家以鄉聽者祿  
 之鄉以邑聽者祿之邑凡以秋故言兵

仲秋紀次曰論威謂必反於已則三軍可使一心次曰簡選以湯武  
 齊桓晉文兵闔閭為蓋決曰決勝以必義必智必勇為本次曰愛  
 士謂秦繆公飲盜駿馬者以酒而脫韓原之急趙簡子以白驪救

卷五十六  
 仲秋紀次

其臣陽城胥渠之疾而獲翟人之首凡以秋故言兵

季秋紀次曰順民謂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文王辭千里地為民請  
炮烙之刑句踐有酒流之江與民共之然愚恐皆未必有此事耳  
次曰知士謂靖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以死而回齊宣王之怒得  
再相齊恐亦戰國策士之夸辭尔次曰審已謂湣王越授皆不知  
其所以亡次精通謂兔絲無根非無根也伏苓是已慈石召鉄或  
引之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  
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利誠乎光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誠  
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而知  
其悲申喜聞乞人歌於門而乃其母而精相得此豈待言哉凡又  
因兵而及感動之道也○射石没羽此以為養由基此事每載不  
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此類甚衆

孟冬紀次曰節喪戒侈葬也謂葬必於高陵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  
濕而忘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感哉侈葬非為死者慮也生者亦相

孫尚也次曰安死謂天墓無不相也而出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季  
孫有喪以瓊璫收夫子曰以寶玉收譬猶暴骸中原也次曰異賢  
今以百金與搏黍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  
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示賢者賢者  
必取至言矣次曰異用謂湯祝網文王葬枯骨孔子荷杖問人之  
公禱於問其父母置杖問其兄弟皆得人心按冬藏也故言葬餘  
皆衍此

仲冬紀次曰至忠謂子培射隨兒文擊怒齊王怒音穹激之怒也皆  
伐其君死次曰忠廉謂要離殺慶忌弘連報命於衛懿公之肝凡  
皆戰國之言次曰當務謂齊人好勇者相飲相啖其肉至盡愚恐  
無此事次曰長見謂周公大王預知後世吳起知去魏而魏矢西  
河之外公叔痤知衛鞅出境而魏不安凡以附仲冬之後不曉所  
謂

季冬紀次曰士節謂北郭騷謁晏子辭金而受粟後以死報晏子愚

忍士節不如是次曰介立以介子推逃去爰旌目吐盜之食而死  
為介次曰誠廉謂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歿矣武王使周公盟  
膠葛使召公盟微子開夷齊去之至首陽餓焉與正史絕不同次  
曰不侵謂公孫弘為孟嘗君說秦昭王凡亦於季冬事無預右十  
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

八覽

有始覽謂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天實而能地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曰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  
天西北幽天西方顛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各以二十  
八宿分屬之自鈞天星角亢氐至陽天星張翼軫地有九州豫州  
周也冀晉也兗衛也青齊也揚越也荆楚也雍秦也幽燕  
也九山則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塞  
大汾冥阨荆阨方城穀并陘令燕句注居庸九藪則越之具區楚  
之雲夢秦之華陽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

大昭六川則河水赤水可出崑崙東北遼水出砥石山  
淮水出東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  
六千里次曰名類言帝王禎祥以及周尚火代火者必水水氣至  
而不知數備將徒是為秦設也次曰去尤謂亡鉄者意其鄰之子  
動見其竊鉄此尤也邾為甲裳以帛公息忌勸用組因令其家為  
組人有傷之者邾君復下令為甲毋以組此亦尤也愚謂邾君固  
惑矣公息忌豈可身自建議而身自利之亦何涇人之傷而君之  
惑耶次曰聽言謂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  
宗廟之安社稷之不危不亦難乎愚謂此語足盡戰國之情次曰  
謹聽謂天子已絕以兵相殘今世當之矣次曰務本謂民之治亂  
在於有司次曰諭大謂山大則有虎豹水大則有蛟龍○此篇載  
禹一沐而三搔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愚意此形容之語  
本無其事而世又以言周公

孝行覽謂治必務本務本莫大於孝而載曾子言孝及樂正子春下

堂傷足之事理正而文顯可讀也次曰本味載伊尹說湯以至味  
 備物產之美皆傳會之言且曰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是湯為  
 口腹之故伐夏也次曰首時載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  
 見往見楚王楚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行  
 乃之楚乎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次曰義賞載晉  
 文公城濮之戰用咎犯之言而賞先雍季以雍季不肯用許百世  
 之利也趙襄子晉陽之圍用張孟談之謀而賞先高赦以高赦危  
 殆中獨不失君臣之禮賞一人而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也次曰是  
 攻載越滅吳楚給蔡滅息趙襄子以姊嫁代君飲酒而以大金斗  
 擊滅之然愚謂楚趙之事盜賊之事也次曰慎人謂功名大立天  
 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次曰過合載客善吹籟見越王越王  
 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人有大臭者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  
 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陳有  
 惡人曰敦洽讎蔡陳侯甚悅之使之楚楚王怒興師伐陳次曰必

已載單豹好術離俗弃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温滿絮身處山林造  
 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此篇載伊尹生於空桑謂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白水  
 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居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空桑愚意空桑地名好事者因為之說耳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  
 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何一書  
 而自相背馳耶○此篇載郢人以兩阪垣也吳起變之教之而見  
 惡氏羗之民其勇也不憂繫繫而憂死不得焚凡言風俗之難變  
 又載趙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愚按正史云漆為飲器非酒  
 具也此恐弗考又載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不知  
 何故

慎大覽載湯令伊尹往視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尹愚恐未必然  
 又載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愚恐襄子之  
 詐術孔子未必為其所欺也次曰權勳以豎陽穀進子及以酒為

小忠大忠之賊震受晉賂而假道為小利大利之殘又智伯欲伐  
 中山鑄大鐘以遺之次曰下賢載周公齊桓子產魏文侯為証次  
 曰報更載勸桑餓人之言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糶羞行乞而憎自  
 取故至於此又載淳于髡為孟嘗君說齊救薛云薛不量力為先  
 王立清廟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豈用強力哉次曰順說云順  
 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次曰不廣  
 載北方有獸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路走則顛常為蛭蛭距虛取  
 井草蹶有患也蛭蛭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又  
 載鮑叔管仲召忽三人謀獨管仲謂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  
 知故使鮑叔傳小白次曰貴因云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  
 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途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審天者  
 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次曰察今  
 云有道之士以近知遠審堂下之音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肘肉而知一鑊之味

一鼎之調楚人有涉江者劔自舟墜水遽契其舟從其契者入水  
 求之舟已行矣而劔不行求劔若此不亦惑乎有過江上者見人  
 方引嬰兒欲投之江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善游  
 其子豈還善游哉此篇載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愚按此言孔子雖未詳而  
 其說可以訓○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出報更篇又此書不苟  
 論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愚謂此見於顏面之意可左傳喜知也  
 之証○車依輔輔亦依車注車牙也輔頰也

先識覽載夏將亡也太史令終古執圖法奔商殷將亡也內史向擊  
 載圖法亡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亂以圖法歸周周威公問孰先亡  
 曰晉先亡居二年晉果亡又問孰次之曰中山居二年中山果亡  
 又問孰次之不對固問焉曰君次之威公懼求諫臣去苛令以啓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薨周分為子白圭之中山辭去  
 之齊又辭曰之二國皆將亡次曰觀世云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

黃氏曰：此篇論子玉十六卷。視尚魏巍然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蓋賢於已。因載晏子禮越石父為客，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次曰知接載桓公問疾，管仲言豎刁易牙，皆方不可用之詳。其文可誦。次曰悔過，秦繆公違蹇叔，敗殺之，詳其文亦可誦。次曰樂成，載孔子用魯子產治鄭民，皆始毀而終譽。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功，魏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決鄭水之功，故啣啣之中不可不味也。次曰察微，載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溺者矣。愚謂此可與論語所記辭粟請益事參看。又載女子爭桑而吳楚運兵，羊斟爭羊而敗宋之師，郈氏介雞而召季氏之亂，次曰去宥，載鄰父有言，鄰之樹不善者，鄰人伐之。鄰父因續以為薪，其人不可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齊人有清且衣冠往，鬻金之所，攫之者吏縛之。問曰：人皆在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祭不見人，徒見金耳。次曰正名，謂齊者太

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潛王知說士而不知其所謂士，國殘身危。

先覽載武王言紂辟遠其子，爰近姑與息，然則姑息二字也。○此篇又載孝經曰：高而不危之，和其民人。然則孝經固古書也。審分覽謂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人生好治人，臣之事是與驥俱走也。次曰：君守以靜而無知為君。道次曰：任數以耳目，心智為不足。時次曰：勿躬謂聖人之所不能，所以能之也。管仲人臣也不任已之能，以盡五子之能。况人主子次曰：知度言去想去意，靜虛以待。愚按此虛無之說，而近世張橫浦諸人主之者也。次曰：慎勢言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又載慎子之言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故泊在乎定。分次曰：不報一謂一則治，兩則亂。○此篇載顏回攫食事，謂孔子望見與家

語所載不同○選間選間須史也意與少選同○二十官自大漢  
作始○象譯狄鞮東方曰羈南曰象西曰狄費○神農十七世有  
天下

審應覽謂人主言不欲先所執要矣次曰重言謂人主言不可不慎  
次曰精論載齊桓公欲伐衛而衛媯先知晉襄公欲襲周而襄公  
先知與前篇所載管仲欲伐莒東郭先知同次曰離謂載鄭之富  
人有溺者人得之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析曰安  
之人必莫之買矣其人又患之以告鄧析析曰安之此必無所更  
買矣析之反覆一事而兩為之謀如此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  
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  
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鄭國大  
亂民口譟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然則析蓋世所謂教  
唆者之祖矣次曰淫辭載孔穿祈公孫龍之辨唐鞅勸宋王不辨  
善惡皆罪之而宋君殺唐鞅舉大木者前呼輿謗輿謗歌也後亦應

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其宜也夫國  
亦木之大者也次曰不屈載魏惠王欲傳國惠子是欲惠子之為  
舜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之作他行初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  
舜次曰應言載魏敬諫魏王入秦及凡辨說之事次曰具備載宓  
子賤治亶父請吏二人書而動掣其肘魯君使其自為之三年而  
漁人不敢欺於閭行○此篇載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  
蜻之至者百教而不止其父告之取而來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  
矣愚謂此即海鷗之說移用未必有其事也○吐而不啞吐開○  
煙視媚行言新婦  
離俗覽載舜諫石戶之農又諫北人無擇湯諫卞隨又諫務先愚  
謂因莊子寓言堯讓許由而世因增衍至此又載齊乎阿之餘子  
而死令此得與必不此矣齊之實畢聚慶有啞其面不自快索其  
形不得死之謂此當務則未也其心之不羣有以加乎  
次曰高義載子囊石渚之死然愚以為義則未也次曰上德載墨  
者孟勝為楚之陽城君而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次曰用民



載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官民  
爭入水火次曰逼威言禁紂之禁不可勝數言今煩也次曰為欲  
謂羣狗相與居投以炙雞則爭矣次曰貴信以齊桓不肯曹劌之  
盟為証次曰舉難以齊桓舉審威為證○此篇載曹共公欲觀重  
耳駢脅使袒而捕池魚與左傳不同然恐無此理當從左氏○禹  
時萬國湯三千餘國

待君覽謂人之所以羣者以君道立也次曰長利謂利雖倍於今而  
不便於後弗為也次曰知分載次非刺蛟禹濟江黃龍負舟之事  
次曰召頹宋司城子罕南家之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往其  
宮而不止而弗徙也次曰達爵謂人皆說鏡之明已也次曰行論  
謂人主不得以快志為事次曰驕恣載魏武侯矜謀事之當李悝  
諫之齊宣為太室春居諫之次曰觀表載郈成子受右宰穀臣之  
璧穀臣死於寤喜之難使人迎其妻子隔宮而異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而返其璧○此篇載列精子高顛推之獲汪弊履也祛步

堂下註祛步舉衣而行也

六論

開春論以春始雷而蟄蟲動為善說者之論惠施說魏太子緩葬期  
封人子高說段喬緩城築祈奚說范宣子釋叔尚皆善說者次曰  
察賢言魏文侯禮賢國治身逸必子賤鳴琴不下堂必馬期以星  
出入巫馬期問故必子曰我任人子任力次曰期賢謂煇蟬者務  
明其火振其樹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走明  
火也次曰審為載子華子諫韓昭釐愁身傷生以憂爭地中山公  
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  
生次曰愛類載公輸般設攻宋之機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不  
入楚轍不攻宋次曰責卒謂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月  
取之與駕駘同荆王死貴人相與射吳起起伏尸挿矢而疾言  
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公子糾與小白爭先入管仲射小白中鈞  
鮑叔御小白懼管仲以為小白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鮑叔之智

應射而令凡所載皆捷於應變者然則貴卒之卒音粹○此篇魏  
闕註魏魏高大故曰魏闕○又載禹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愚按  
於地里不合

慎行論載費無極讒太子建慶封與崔杼弑君而又殺崔杼之惡後  
皆族滅次曰無義載公孫鞅詐其友公子卬而擒之鄭平欺其交  
應侯去秦而莫之與續經欺公孫與仕趙而入莫與同朝次曰疑  
似載黎丘丈人遇奇鬼似其子而至殺真子次曰壹行謂行人見  
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入之情親知交也而安  
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入以為期易知故也而況士乎次曰求  
人載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曰唯巢林不過一枝鼠飲於河不過  
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此雖寓言然已罕矣不過匹夫知足耳  
次曰察傳載舜稱堯者一而足矣而世因謂堯一足宋丁氏穿井  
免人外汲如得一人之使而世因謂穿井得一人衛有讀晉師三  
豕渡河子夏証其為已亥愚謂此則有合於察傳之義○此篇載

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矣故  
也其知之審也愚謂此即管仲知路不如老馬之喻也○銘乎金

石注金鐘鼎也石豐碑也

貴直論謂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載能意於齊宣狐援於齊潛燭過  
於趙簡子皆直言然亦僉厲矣次曰直諫載鮑叔奉杯為壽勸桓  
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在車下此可言真諫若諫  
申謂楚文王罪當答愚恐曉人不當如是也次曰知化載子胥諫  
夫差不從次曰過理載齊湣王亡國居衛帶益三圍次曰壅塞載  
亡國之主不可有言之事次曰原亂載驪姬之禍

不苟論公孫枝請秦繆公見齊晉之使以非其事而擅請也罪之趙  
衰辭伐鄴之賞曰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從者存賞其  
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召子虎將賞之曰言之易行之難次曰  
贊能謂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鮑叔  
薦管仲而齊霸沈尹筮薦孫叔敖而楚霸次曰自知謂敗莫大於

不自知有得鍾者欲負而走不可以推毀之鍾況然有聲恐人之  
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次曰當賞民  
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  
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  
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又主又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  
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次曰悖志謂精而熟之  
鬼特告之審越之學人休吾不敢休人卧吾不敢卧步之速也而  
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次曰貴當載荆有善相  
者謂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齊人有好獵者不得獸則狗惡  
也欲得良馬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又則家富又則有以  
求良狗又則數得獸矣

以順論事多似倒而順如尹鐸為晉陽簡子曰往夷而壘鐸往增之  
卒以免難之賞又尹鐸次曰別類草有萃有藹獨食之則殺人合  
而食之則益壽高陽應將為室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

必將撓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  
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  
對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驥驚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  
又則日在其前矣次曰有度言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次曰分職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  
有其功則知所乘矣次曰處方章子為齊將攻荆六月而不戰齊  
使周最趣之章子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  
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次曰慎小臣防容蟻而  
漂邑殺人突洩一燔而焚宮燒積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垣  
士容論謂士之柔而堅虛而實者其狀朗然不僂次曰務犬鸞爵爭  
善處於一屋之下突決棟焚而不知變為人臣而免於鸞爵之智  
者寡矣次曰士農男女貿功以長生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  
息次曰任地冬至後五旬七日當始生當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  
是始耕昌蒲水草也冬至后五十次曰辨土謂地竊苗相竊草竊

是始耕昌蒲水草也冬至后五十次曰辨土謂地竊苗相竊草竊

黃氏曰  
為三盜去三盜而後粟可多次曰審時謂禾麻菽麥各欲得時○  
此篇載唐尚敵年為史敵年者年相若之名也○肥者欲棘註棘  
羸瘠也詩云棘入樂之○六盡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剛  
註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居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剛愚意  
耜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工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  
一畝此之為畝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各其博八寸所以成  
剛者犁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云起而空之處與刃同  
其闊此之謂剛註以三尺為剛恐於正文不合又云耨柄尺其耨  
六寸註耘器也愚按今浙西耘尚用苗間之器

黃石公素書

素書六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宗道曰遵義曰安禮  
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為一體雖於指要無所取而其間言語  
雜出多生於卑謙損節背理者寡特非杞上老人授子房乎亂世  
之書耳張商英乃妄為訓釋取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與本書五者一體之說正相  
反甚至為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予子家於至枕中獲此書何其  
鄙歟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固所不屑觀爾

陸賈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  
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黃金禹捐珠  
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  
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內行七曰資質言質美者在遇合八曰至  
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  
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  
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  
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煩細不類陸賈豪傑士所言賈本以詩  
書筆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恐不如此書組  
織以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正聖主下無真正諸侯鉅奸臣

賊子之黨考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豈所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無焉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賈誼新書

過秦上○論秦興亡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論正而語卓 過秦下○謂天下向秦冀得安其性命使秦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即海內歡然各自安其處使子嬰有庸行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愚謂秦以威并天下非天下自風子嬰之世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惟二世能反秦攻天下或可未亂然千百年戰爭勢至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秦之事非可以古帝王常道論也 宗首○係治安策今或親弟謀為東帝一段文有略增處 數寧○係治安策竊惟事勢可為痛哭流涕大息至射獵之娛一段而其文有增又痛哭作痛惜

藩傷○係治安策分建一段而文不同

藩疆○係治安策疆者最先反一段

大都○係治安策尾大不掉一段而先引楚靈王大城陳蔡葉與不羨四邑後遂作亂之事為証終之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言漢天子與諸侯無別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天子之御號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太僕銀印二千石則御已齊天子親云太后諸侯親云太后天子妃曰后諸侯妃曰后官門皆曰司馬闈入者皆為城旦毀門俱為殿門闈入之罪俱弃市曰今日陛下曰乘輿皆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言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為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而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

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  
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益壤○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梁足以捍齊趙淮  
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無山東之憂

權重○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劓女勿謂無敢勢不  
足以專制力不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

五美○係治安策分王子弟使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廉之仁之義  
而誦聖一段

制不定○係治安策體貌大臣一段先引黃帝誅同父母親弟炎帝  
以定天下為証

審微○引孔子謂不如多予邑及宓手寧使齊寇得麥毋使不耕者  
得穫為証

階級○係治安策體貌大臣一段  
俗激○係治安策定經制一段

時變○係治安策家貧子壯出贅一段文稍增

瑰璋○謂瑰政予民而民愈貧璋術奪民而民益富蓋以抑末趨本  
為說

孽產子○係治安策牆屋被文繡一段而此尤詳結云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

銅布○係議鑄錢禁之文亦結之曰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為備山東諸侯豈若定地勢

屬遠○謂遠衛之弊  
親疏危亂○係治安策言諸侯王二段

憂民○係畜積疏言三年耕餘一年食  
解縣○係治安策天下之勢方倒懸一段結云可為流涕者此也

匈奴○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  
則不匈奴猶振槁也一表諭陛下之愛一表諭陛下之好一表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此謂三表錦綉車騎以壞其目一餌飲食醢醢

以壞其口一餌婦人樂舞以壞其耳一餌堂宇園畜以壞其腹一  
餌佐酒虛弄以壞其心一餌凡以施之降者以誘其衆來下此謂  
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南鄉歸漢猶水流下單于無臣之使無  
民之守遠期五歲近期三年匈奴亡矣

勢卑○歲致金繒是入貢職於蠻夷也勢既卑辱禍且不息以臣為  
屬國行臣之計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臣歸田  
亦不復濟未廷忠臣之志快矣

淮難○恐接王淮南王子以白公勝報父仇為戒  
無畜○係積貯疏亦終之曰可為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欲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傳職○保傳皆言教太子而保傳之文則治安策之文也  
連證○說主從諫以紂死左右弗助為戒以陶朱公決梁疑獄上璧  
異價厚者價貴為勸

輔佐○有上執政中執政下執政之分

禮○首載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魚  
不登於俎又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  
一章在焉又訓釋詩一發五豕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園也虞  
者園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佩牲而食以優飽也  
虞人翼五豕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  
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故其嘆之也  
長曰于嗟乎古之善為臣者亦若此而已

容經○志有四興容有四志言有四術朝廷祭祀軍旅喪紀四者也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整曰共立因以整折曰肅立  
因以垂佩曰早立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  
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坐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  
早坐坐容○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之  
而任行坐○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有狀若不足如射箭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跽旋

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率項衡以下  
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拜而未起伏容

佩玉○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衡耳捍珠以細其間琚瑀以頽之○盂  
園以象天二十八捺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

春秋○楚惠王食寒菹得蛭而吞之鄒穆公食鳧鴈必以糝寧二石  
粟以易一石糝晉文公見大蛇橫道不忍攻之三  
夢天誅蛇視魚之蛇

爛矣胡亥為公子饗群臣視其履狀善者因行殘敗及即位皆知  
天下之棄也

先醒○懷王問賈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對曰為先醒也世主  
未學恍恍然猶醉也李問不倦昭然先寤故曰先醒故世主有先  
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耳痺○載子胥吳越事  
諭誠○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

禮葬我文王曰諾召吏視之信有之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民  
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背槁骨况生人乎

退讓○梁大夫采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數  
灌瓜羨楚希灌瓜惡亭惡梁亭之賢已夜切梁亭之瓜有死焦者  
梁亭請其尉亦欲竊往教搔楚亭之瓜宋就教令人往為楚亭夜  
善灌瓜楚亭旦而往瓜已灌矣瓜日以羨察之乃梁亭也楚王聞  
之乃謝重幣以交於梁梁楚之驩由宋就始

勸學○以南榮千里重繭以問老聃為証  
道術○謂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

六術○謂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理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六親  
始於父父有二故教以至從父兄弟從祖兄弟曾祖兄弟曾祖兄  
弟又有子為族兄弟凡六故六為制而止矣愚按此說則六親者  
諸父也諸父兄弟也從父兄弟也從祖兄弟也曾祖兄弟也族



兄弟也

大政○脩政○叙黃帝至成王之言皆諸子之說

禮容語○載魯晉禮容之事多左傳所載者

胎教○言教子

立後義○言立子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于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歎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威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為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為虛以術為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尔○文王葬鳩骨之言世多以為鑿靈沼得之此

以為慶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為近之

新序

新序十卷漢劉向之所集本朝魯日鞏之所校者也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足為世教者類在焉其前五卷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惟江乙謂昭奚恤為狐假虎威此乃小臣離間之言恐不當錄使昭奚恤非其人而楚用之併楚君亦且與之俱輕矣北方豈其以君之故而畏之哉樂毅挾四國之兵屠齊七十餘城掠重器貨寶而去之此盜也縱惠王不信讒而易將毅亦必無以勝二城必死之守世乃以毅與管仲同稱何哉次六曰刺奢自桀紂以來戒之詳矣惟孟獻子諉得顏回茲無虛二生為富則未必然蓋顏子未嘗仕於大夫之家也次七次八曰節士曹子臧致國於殺奪之成公亦異於太伯上夷之讓矣季札乃慕而效之寧滅其宗國若魯公子勝不義宣公之殺奪而終身不食其食此為能審所處尔晉太子避蛇祥而伏劍石奢以不

其父而刎頸季離多殺不辜而有戕介之推怨懟而就楚申徒狄矯世而沉河果其輕生如此上皆死非其所不可言節齊太史死於戰此真足言守節之士屈平不忍宗國之將亡而自殞其志為可悲而餓者不食嗟未之食袁族自欲歐出其盜之食書之亦可厲天下後世之無耻者矣程嬰既立趙後自殺以下報杵臼劉向以為過然後果有此事而事定嬰不死是給杵臼使之先死也於義亦合有所處次八曰義勇晏子獨免崔杼之盟王子閭不受白公之立最為得義如弘演輩死非其所當死矣次九次十曰善謀戰國謀臣皆苟焉一時耳至漢張良始多善謀然封信越以分地所能助帝滅楚者此謀而殺信越者亦此謀召四皓以輔太子所能護惠帝者此謀而殺戚夫人者亦此謀以偶語沙上者為謀反離能封雍齒安一時者此謀而啓帝疑心叛者九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此謀大抵機動於此功成於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折衷之俾相安無後患焉始亦權謀耳亦未得為盡善也

偏袒一卷趙隴種隴種而及二子乘舟詩

黍離以為壽閱其兄而作皆第七卷

說苑

說苑者劉向之所校讎去其複重與凡已見新字者而定為二十卷名說苑然自今觀之其間煩重與新序混淆者尚亦多有且亦多傳會如唐虞三代孔門問答其詞旨議論殊非聖賢氣象楚莊王賓君而謂其築臺殺諫者七十二人秦皇嚴毀謗之誅而反謂其能受茅焦鮑白令與侯生三人之極諫凡欲言其臣之節必先甚其君之惡形容文致殆非人情曾參大資謂其因耘瓜而擊其子幾死子路高弟謂其欲釋古學揆之事理皆未必然又桑谷之祥既以為太戊又以為武丁於書則武丁乃鼎雉之事耳龍蛇之章既以為介子推又以為舟之僑於傳則僑乃戮於城濮之役耳鴻鵠六翮之喻新序以為因桑告晉平公說苑以為古乘告趙簡子不胥扶君之事新序以為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為隋會事晉文侯君不能致士之說新序

以為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為田饒對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胥  
 之說新序以為田單說苑以為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為異同  
 若嚴則音聲之訟一以為公叔文子告楚說苑以為晏子告齊是一  
 書重出而亦自異同劉向自以為去其復重而尚若是何哉方南豐  
 編集時官書僅有五卷後於士大夫間得十五卷以足之則後世之  
 殘斷錯誤非必皆劉向本文耳然其指歸皆出於勸善懲惡冀扶世  
 教雖不盡純而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遠矣君子亦不可  
 以不觀也而南豐乃譏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

一枝梅使送王子半棄酒管仲免相謂曰相也壓與蛩上巨虛二

者相殿相愛龍化為魚被射天帝不罪射九卷梟不更鳴

東徙亦惠子之志十五御呼驂亦呼一卷承明承明承明堂率

禮不越今詩禮作履太公望老婦之棄夫八卷長年尊上之稱

孔子譽趙衰子管仲哭鮑叔此二事歲月三歸之臺管仲作以辭

祠田之祝禮少求多淳于鬯云

春秋繁露

楚莊王○楚莊王殺陳夏徵舒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  
 楚子何也曰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  
 專殺而討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愚謂諸侯專殺直書而罪自  
 見子者楚之爵非稱子以討其罪也凡例之陋說耳○此篇又載  
 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  
 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子之所傳聞○又接詩率  
 由仇匹今詩作羣匹

竹林○謂邲之戰楚莊舍鄭羨矣而晉欲擊之故晉變為夷狄楚變  
 為君子○謂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  
 擅名○謂鞍之戰齊頃公被獲自是恐懼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  
 愛百姓外敬諸侯終其身安寧是福生於憂○謂鄭伐許伐喪叛  
 盟故夷狄之

玉杯○謂譏文公以喪娶公乃四十一月方娶納弊之月在喪之分

也○謂趙盾殺君四年而後別犢復見在不討賊而已猶子不嘗藥加之弑父

玉英○謂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如公子目夷之類

精華○謂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謂大旱者陽滅陰也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攻之○謂齊桓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柯之盟見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後二十年尚未能大合諸侯救衛邢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而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其後矜功而不修德楚人滅弦而不憂江黃伐陳而不救不救陳而責陳不離不安鄭而必之以兵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謂晉僖以亂即位親任季子而二十年安寧

王道○歷言五帝三王之治桀紂之暴以及周衰而舉春秋災異為言○又歷舉春秋君臣行事而總以觀乎二字脩舉而斷之九連用二十一觀乎字此篇粗有文法

○言春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主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服制象○劍在左青龍之象刀在右白虎之象較在前赤鳥之象冠在首後玄武之象

考功名○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之

卜大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寫之於海也各隨其勢之傾側

官制象天○天之大經三起而成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

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

與人三而成德○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十二節相持而形

體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

選每選有三人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四選者公卿大夫士

調均○凡衣裳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丑采飾文章者非以為有益

於養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為治也

爵國○謂天子千里公侯百伯七十里男五十附庸字者三十名者

二十氏者十五里○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  
仁義法○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我無  
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非之人人所不能受也○目弗視不見心  
弗慮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  
弗論弗知其義也

身之養莫重於義○體莫貴於心養莫重於義有義者雖貧能自樂  
無義者雖富其能自存忘義而徇利以賤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  
自為計不忠也知之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示嬰兒嬰兒必取  
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  
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知也今利之於  
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恠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詐其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

實性○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

善聖人言善人吾不得見使民性皆善何為不見也

深察各號○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常厭於日光不傷尔金天  
之禁陰如此

五行○地出雲為雨氣為風地不敢有其功一歸于天  
為人者天○云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五行○為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以相生而言

陽尊陰卑○謂天之太極畢於十旬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至其功  
必成也積於十月人亦十月而生

王道通三○謂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  
而其中者通其道

天容○謂聖人祖天而行

天辨在人○謂陰陽之會遇於南方以中夏遇於北方以中冬者金  
木水火各奉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故少陽因木而起  
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

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

陰陽位○陽以南方為位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南方為休

陰陽終始○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陰陽表○陽者天之德陰者天之刑

陰陽出入上下○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

右陰而左陽

天道無二○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煖燠○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

其義○謂凡物必有合

四時之副○謂煖暑清寒其氣而同功

入副天數○謂天德施地德生人德義

同類相動○平地注水夫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

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逆順○水治五行並言隨時施政

俗亂五行○言相干則災

五行變救○云木水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

五行五事○言證應

郊語○言事天子之義有缺文

郊義○言王者歲一祭天必於正月上辛

郊祭○言喪不廢郊祭

四祭○四時祭先祖父母此篇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

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

于萬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

郊祀○言文王受命伐崇又證以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順命○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說

郊事對○載漢遺廷尉湯問仲舒郊事問答

執贄○謂駕有行列之治羔有角而不任類仁殺之不諱類死義者

跪乳類知禮者羊之言猶祥王有似乎君子

山川頌○山則龍從蟲唯唯鬼業魏久不崩施以仁人志士水則原

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或養萬里而必至

求雨○四時各以其日與其方隨其色為土龍闔南門置水其外而

開北門○又止雨反北

祭義○五穀天所以賜人受賜而薦之宗廟

循天之道○天有兩和謂中春中秋

天地之行○言服食當順時

威德所生○春者天之和夏者天之德秋者天之平冬者天之威為

政不可不察

如天之為○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天者未嘗滯鬱在人亦宜

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

天地陰陽○謂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與人而十八超然萬物之上

最為天下貴

天道施○聖人見端而知本得一而應萬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八闡舉五刑番露清明竹林之馬效上

篇十餘萬言顏師古註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

十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日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

然總以繁露為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

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初安程大昌讀太平寰

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

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葺

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

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

近世胡尚書槩為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比三十七篇而已其

後得攻媿樓參政校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

榘既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

為定本攻媿謂為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一謂為潘氏

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

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劔在左青龍象

乃在右白虎象較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版制象篇此語實其存程氏以為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間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責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說周之伐並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為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恐隆古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為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為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由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

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黃氏日抄  
論衡卷之五十七  
論衡卷之五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  
論衡卷之五十七  
論衡卷之五十七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為己助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待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切敗亡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蟻蝨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為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主士龍必能致兩矣他日又曰仲舒言上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

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自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裨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蕙苾而生故夏姓姁禹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毋履迹而生故姓姬蕙苾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何為浴於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姙偶吞蕙苾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恠因以為姓三卷

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遠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緝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守洋淺者激揚為濤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役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

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專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出之主也葵

丘稍驕畔者九國况於禽獸之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

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

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韋之言星徙猶大卜

之言地動求無晏子之智臣故子韋售其欺耳四卷

辨射日○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

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歐地高宗之德政

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

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

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  
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  
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滿困夏臺文王拘囚美  
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鄒衍仰歎而霜墮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  
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矣

辨天兩穀○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風衰穀集謂  
之兩穀天施地生凡有棄實可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縞哭乃流實則山初崩  
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流東去耳五卷

辨黃帝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  
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必別  
生於死之意也七卷

辨稱孔子于七千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八卷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操處武王不  
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  
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若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  
耳此不待辨十卷

辨謂羞脯補藁英數屈軼指鮒鮒倉光覆皆妄言

附雜錄  
孟子以眸子觀人正否眸子稟於天不同與性善之說自異而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按今本作刻

禮曰刻尊為雷之刑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盛夏太陽  
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軫如以十水灌治鑄之火氣激  
烈若雷之音矣六卷

宋有御馬者不進剄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溝若

子

禮曰刻尊為雷之刑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盛夏太陽

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軫如以十水灌治鑄之火氣激

烈若雷之音矣六卷

宋有御馬者不進剄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溝若

是者三以此成焉至矣然非王良法也十卷  
禹鑄鼎象物使不逢不若蓋使人識而避之耳論衡辨其不能辟除  
神焉非也卷之二十一  
樹檀以五月生葉後於春榮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為軸不崇朝輒成  
賈者菜果之物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性  
天且風巢居之虫動且雨亢處之物擾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  
鳴物應夫氣之驗也

雨自有時非嘗祭可得也慈父之於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  
治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禱召醫和藥者側痛慙慙冀有驗  
也嘗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心也十卷

驚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十卷  
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十卷又蜀富人賣錢千願載  
於書子雲不聽十卷

襲舊六為七十九卷  
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卷之二十一

天尋腸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又曰察掌理者左右不  
觀左文明也

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陰氣遵物而生故謂之  
神神伸也伸復無已終而復始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  
氣

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時亡愚  
按漢注謂鬼有知而亡去每疑棺尸無亡去之理今論衡之說並  
之矣二十一卷

甲乙日病者生死之期常在庚辛  
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夫人之所以生者  
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  
骨肉堅精神強骨肉精神舍錯相待故能常見而不滅亡太陽之

氣孤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刑無骨肉有精神故一見恍惚

輒復滅亡也二十二卷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鳩蛇治萬巴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鑪也太陽火

氣常為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南越之人祝

禁輒效口舌為毒也謂諱凶益宅者尊長在西尊無二上故不可益諱刑徒不共丘墓者

為媿見祖父皆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不欲積家踰至春也二十三卷

漢俗解除之祭先為設膳食已駝以丹杖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漢俗解土為土偶像鬼令巫祝之識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按始皇實不至魯禮記庶何知牛介為盧知牛楊翁仲知馬眇皆古射事之類也禮記謂三易皆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非演為六十四

謂六典不與今禮相應按今禮經不見六典謂論語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懷特便也漢自武帝得之孔

壁皆名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鴈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

五盾滿篋不成為寶二十八卷墨家薄葬右鬼厚其精而薄其屍自相乖反

左傳出孔壁國語左氏之外傳公孫龍鄒衍書虛誇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兼紀三代世表言帝王

皆黃帝子孫而殷周不紀謂玄鳥大人之精氣亦兼紀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圖諧說而喜曉俗而

人以鴻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甄劾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故斷

之祝不待大牢牛刀割雞舒執采葵鉄鉞裁箸益盎酌卮大小失



歆者內氣也

漢祭靈星即古雲祭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漢春宵之禮廢秋宵

之禮有又或訛為祭明星又曰歲星實龍星也龍星三月見則宵

祈穀而龍星八月將入則秋宵祈穀實愚謂論衡釋靈星之名似

矣實則古之宵祭止因龍見而宵此祭之候也未必祭其星也

燦加載竹為筒破以為燦燦所本為擊拊之為板

燦以十三卷云乃成文字燦燦所本為擊拊之為板

孟年五年初尾屋見榮之九卷

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

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躰亦不一政躰第一時事第二多

舉凡自願用汲冢書著述躰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

效楊雄法言之躰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曰人王有公賦無私求有公

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怒如曰求己

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

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迨則飛踈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或問卜筮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忘之謂損或問避

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子掩目巨夫之掩而日逃可乎或問

神仙之術曰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躰宜調而矯

之神宜乎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笑不

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忠不曰吾君不能笑不我識也言無益也或

不盡忠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

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跖可使與伯夷

同功則喜於立論之過論性情者屢章而當理者殊少文亦頗卑

弱與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知果悅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九裏刻

江西漕司

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為之言云危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稽

乾坤鑿度

文而蒼頡修為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  
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  
帝者之代與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  
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  
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滌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  
鑿度之言太率詞淡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而皆  
矯孔子而為之言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  
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  
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  
一人之手而偽為古今華實之不同以互相發明者欬然以日之十  
千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為太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  
以易之三百六十折當暮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為此作而  
前冒太易為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僕作靈臺改正  
朔布王魏天下受錄應河圖又謂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王恐

皆非君子之言而謂帝乙以生日為名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為  
魏考歷者已得之矣

易緯稽覽圖

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今大唐上元二年乙亥卦起中孚  
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墮小  
數不足留情其曰癸巳元年一百九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加  
太初元年殆誕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七分此為  
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慮恐亦未必然

易通卦驗

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為之緯首云  
太皇之先與擢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為無所考以相欺  
大率為卦氣發然僻書耳

周易參同契

參同契者漢漢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為



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參雜也同通也  
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詔與諸丹經理通而義合也然必冒周易  
為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為火候是為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  
素齋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四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  
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  
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易本無預於  
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以一爻直一  
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  
嘗留意此書而晦翁與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  
之嗚呼煉丹之說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惑然者無不速  
其死此書又可尚乎道書魏伯陽傳言伯揚將三弟子一白犬入山  
作金丹丹成與犬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  
而出山為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有之人生  
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在壽幾何耶

古三墳書

孔安國作安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為書今信安宅  
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奏使京西得古三墳書於唐列北陽道民間  
為偽固不待辨而知特其所以為偽有不吝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  
復知際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冊之類也今其書乃  
以山墳為第一而指為天皇伏羲氏連山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為  
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形墳又次之而指為地皇軒轅氏坤乾之  
易愚按伏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此外  
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歸藏周易三者之名  
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義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傳古已  
成空談况於竊取其名為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  
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  
字各釋為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星策之篇  
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胤征豈引政典指為證據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以記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  
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  
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父於兵為戒所異於先王之  
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姦詐之  
比且古人說即言詭皆其責情非後世實詐而反謬言誠者比也若  
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揚外  
其餘浮辭橫議者莫與比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

吳子 兵書二  
分數 數什伍 率然 蛇名 風起之日 翼 軫

未嘗言殺機權議論亦足為孫子之亞矣嘗勸魏文侯饗賞有功行之三年士不得令而奮繫起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乃發無功而不與饗者五万破秦者五十万

其言天龍之大谷龍頭之大端

司馬法兵書三

司馬法者齊司馬穰苴之書也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首叙蒐兵命將之禮軍容國容之義三代兵車旂章之別蓋述典刑之舊尔至其言兵則細矣非孫吾比矣至謂夏賞而不罰嚴罰而不賞周德衰而賞罰兼之則背理之言也

唐太宗李衛公同對兵書四

兵自黃帝立井法井字形周方為九五為陳法四為周地所謂教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所謂教終於八也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太公實繕其法至管仲復脩太公法五家為執故五人為五十執為理故五十人為小戎四

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五鄉一師故万人為軍皆本司馬法也陳教有九大將握奇零其中四頭八尾觸處為首諸葛亮以布八陣圖李靖本之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方以成六花各六花陣故靖言兵專本乎正自謂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比制未嘗敢易至於奇正相坐如環無端靖謂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謂舅韓擒虎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尔蓋兵家之立言無出於孫武而兵家之講明亦無過於李靖矣

靖言愛士太宗以威克厥愛詰之靖必對以成克者一時誓師之言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可也顧乃謂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尚書所以謹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則非書之旨矣古者齋廟授鉞蓋必不得已而用兵故告之宗廟且示謹重也靖乃曰倣成於神則不知古人惻怛之心矣孫子首篇其一曰道而繼以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至曹公注釋亦云導之教令是訓導之導非道德之道

也靖乃曰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則亦非孫子立言之本旨矣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墓孫子謂天際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太宗曰二說不同而靖專主太公竊意太公言戰當有所依孫子言屯當審所寓二說自並行而不相背靖言張良學太公六韜三略此殆因圯上老人授書而言竊意蓋略乃後世附會未必太公之書若其論高祖不善將將殆靖欲太公保全功臣耳亦未得為確論將將自是御之於方用之初保功臣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四種權謀形勢僕射  
尉繚子兵書五

尉繚子謂對梁惠王而言其說欲絕拘忌嚴法令務耕織使三軍一心畏將而不畏敵而譬之於水謂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摧者無畏也性專而觸誠也嗚呼此殆孟子所指我能為君戰必

竟者歎雖欲審囚決獄不殺無罪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然立為什伍相得之法專務殺其士卒使之畏已而以殺卒之半為善用兵孫吳談兵已不如此况仁人乎然其言曰亡國富者府上滿下滿患無所救此足警有國者云

揚物守法  
非將金鼓鈴旗  
鼓也音不  
絕營鼓也

黃石公三畧六韜兵書六七

誦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爾春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子春秋後始霸三代雖有伯不以伯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之子春秋伯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休太公時有之子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語而贊燔者秦始皇有之其書亦稱贊燔且自謂三略為秦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偽明矣况其為書類多撥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說也六韜言猶豫孤疑之戒巧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吳子之十三繫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說教戰即其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豁谷之說而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消消不絕等語又編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六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次之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聞風只起動盍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與鷹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頌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小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

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賣食顯澤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獵之說尚未定也况論略可信其為太公之書乎

其書之播誅入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飢而先之以軍議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不義若决江河而概煽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為名言

陰符凡人等七將緩急隨使用之天潢天瓶一物也以贊燔人腐欲掩亦揚名者聚為一卒此條列於貧賤快志之下齊靡免罪之上古之賦贊燔如此

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取謂五行爲五賊謂三才爲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曰三盜既安賊豈所以爲昌盜豈所以爲安即若謂人知其神而行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有偽爲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爲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爲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爲也唐求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鸚鵡特因物託興使賤人貴物者知警

爾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年一周復公自述

幼孤時未及十歲

閔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儀之去已也

詩

元和聖德詩興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切膾脯等語異於文五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其實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藩鎮知懼

瑟操大抵意味悠長拱挹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述之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猗蘭操有云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辭約義精尤當佩服蓋能全其所自得者殺之患難而不變志士仁人平居無異儔伍惟歷變而後可知齊麥處雪霜而益者由齊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之傷乃足見君子之守也拘幽之亂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至哉言乎昔師席王宗諭教授於鄞縣學官余實從之游聞其講詩至衛莊姜慨然舉此章而言曰反已之切者惟見已之不然不見人之有不然衛莊姜惟知為婦之當順而不見其夫之不義惟知為母之當慈而不見其子之不孝此心也何心也充其類而廣之大舜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心也文王所謂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心也凱風孝子謂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亦此心也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即所以指明此心也

南山詩險語疊出合看其布置處

謝自然詩指其輕舉之事為幽明雜亂人鬼相殘不知人生常理而棄其身卓哉正大之見乎

秋懷詩寄興悠遠多感歎自歎退之意

赴江陵途中詩次叙明密是記事禮體內有云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何况親行獄鼓榜發姦偷此語可警世俗蓋此看唐虞之朝者大禹皋陶稷契也禹平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人倫是為三右獨皋陶不預焉三后子孫為三代享國長久雖益之後為秦亦綿延千百祀獨皋陶之後無聞焉或謂皋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宮一時際會如蕭曹韓信張良肖之後為蕭梁曹之後為曹魏張良好道家學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夷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皋陶明刑所以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三后之儔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司刑君子其可不盡心歟

醉贈張祕書謂座客能文性情浩兀為得酒意而富兒紅裙之醉如

駭飛蚊可謂逸興卒章有云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錫耘此謂文字  
混然天成之妙也公之自得蓋如此

送惠師歸師皆叙其游歷勝槩終律之以正道  
懸齋有懷自叙平生甚詳

岳陽樓叙洞庭之勝

薦士詩叙六朝之陋為搜春摘花卉叙國朝之盛為奮猛卷海齊論  
文者可以觀矣

駕驥詩高自稱譽陋視凡子也

山石詩清峻

汴泗交流詩叙教戰

雉帶前峻特有變態

條山蒼簡淡有餘興

贈鄧兵部詩慷慨

桃源圖前立兩柱一叙圖一叙詩方雙合叙事中間云大蛇中斷要

王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提秦晉包盡六百年結云世俗寧知偽  
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相

應皆明之以正理

贈侯喜以釣魚况人事捨小求大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感慨多與內云判司卑官不堪說來免墮楚

塵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歎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

官之行法於人猶得以伸其敢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榜殺中貴人

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

不以辱之其於判司簿尉視唐重矣柰何朝廷視之雖重世俗待

之益卑苦役奇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謁衡嶽祠惻怛之忱正直之操披老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者也

杏花詩釣釣軸字釋云鷓鴣聲

感春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此意亦奇東坡

謂春蟾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為離人照斷腸皆是此意翻出



孟東野失子詩云蝮蛇生子時  
尚說蠚散子後即枯死云出佛經

齒落詩結以語訛默固好嚼廢軟  
還羨翻說最佳

赤藤杖歌赤龍拔鬚義和遺鞭等語  
形容奇恠韓詩多類此然此類  
皆從莊生寓言來

送石處士赴河南幕風雲入壯懷  
泉石別幽耳最工

辛郊雪萬玉妃之句李花萬推雪之句  
寄靈仝猶上虛空跨綠駟之  
句醉留東野為雲為龍之句皆立恠以驚人者

招揚之桑栢馬之喻愛之使進而誰氏子之作謂稱道士為癡狂尤

正論也

石鼓歌雙鳥詩尤恠特雙鳥必有所指豈異端歟

贈劉師服詩可與齒落詩參看

聽穎師琴有曰宣嗽百鳥群忽見孤鳳凰

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鼎筆刀可獨扛皆工於形容

謂張籍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

寄崔立之狀世俗羨科第之榮

月缺詩律王川子之豪歸之雅正尤切諷諫結句仁厚有味

短祭歌有感慨意

符讀書城南世多議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誘小兒讀

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偽者

病鴟詩有不絕小人戒誘使善之意

華山詩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書皇甫湜詩議留意園池猶尔雅注蟲魚狂思倚撫富業孔顏愚謂

此可鍼世俗之失蓋園池之失無非玩物仲舒潛心大業三年不

窺園知汲汲於所當務者外誘不期而絕也

路傍候以下皆公南遷時詩卡食鱉魚章舉歎驚面汗惟蛇舊所識

開籠縱之蛤即蝦蟇亦初不下喉也

寄李大夫以年半百來日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交之

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詆文之鋪叙頗控甚佳

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共於送虛師亦嘗云方將斂之道凡欲冠其顛人其入之心在在不在不放獨惜其論太顛語少對酌耳

山南鄭相公酬荅詩烹斡力健屈斡當作解茫漫華墨間華當作筆音釋序李少卿云○時時耳垢也上都挺切下乃挺切讀東方朔雜事譴瘡鬼二詩皆楷滑以諷瘡云顛頊子也

示兒詩以有羣自慰與符讀書詩正相終始喜雪春雪詠雪等作皆曲盡形容之妙層出無窮

蒲萄詩以馬乳對龍鬚今俗呼蒲萄為馬乳而竹之有龍鬚亦經見於此○作字讀與做同方橋詩作字與過字同押

遠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贈鄭兵曹詩消除萬事無過酒山谷詞各

以其下去一酒字天然妙對

記夢結句安能從汝集神仙李少卿謂仙當作山此韻與間字連押

當作山尤分明

詠筍與詠雪詩相類

形容層出

送張侍郎以下諸詩皆隨裴相公東征特作

示姪孫湘以下諸詩皆貶潮州特作

雜文

原道

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設異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辭而闢之昭如矣奈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尚欲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排語錄之非欵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

言豈可因以傳愛為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傳愛為仁正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為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為道德去仁與義亦自以為道德故特指其位為虛而未嘗以道德為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止及止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之條目而後可以為自脩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非之之說三省不過為異端報仇無足之說一又不過為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

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為治也故他日論異端又曰果孰為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尔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為異說稱譽原道以為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本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怪駁怪語陰幽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為仁而以覺為仁必欲掃除年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二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總老之言謂默而識之是識箇甚麼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凡今所議原道三說往

往類此愚故意其為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  
以其語出於程錄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原  
道幾矣

原性論與生俱生而其所以為性者五仁義禮智信最為端的性有  
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來於理無毫髮之皆至伊  
洛添氣質說又較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  
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  
方始無偏此於孟子之說有功而於孔子之說無傷實則孔子言  
性包舉大赫孟子之說特指本源而言性無出於孔子者矣柰何  
三品之說本於上智下愚之說而後進喜聞伊洛近日之說或至  
攻詆昌黎耶

原毀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為國家者不可不察也

原人謂命於兩間為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為主之道故聖  
人一見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此說已見仁之全赫大用漢唐諸儒

不及也本朝西銘又加精密

原鬼謂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性說亦工原之為義皆推明正  
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候  
乎公之原

行難之作嘉陸參之服善對禹問所以明傳子之義定天下尚世之  
常也

雜說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醫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言人  
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浴之賢

讀荀謂孟尊孔楊尊孟而荀在軻維之間劑量審矣

是亦子其言而定之蓋謂荀未嘗知尊孟故尔若不于其言而于  
其人楊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他日獨以孟荀並言歟雖然荀  
又豈孟伍哉故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劑量諸儒審矣  
鶻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鶻似雞以死聞楚俗以飾冠示  
武也至今西班稱鶻弁云

讀儀禮以聖人之制度而撮其要

讀墨子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尊孟者也何議

論之相友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韓論其本心歟

獲麟解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蓋以自况而不

直說遂成文法之妙

師說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與愚相形聖且從

師况愚乎次以子與身相似子且擇師况身乎宋以巫醫樂師百

工與士大夫相形巫樂百工且從師况士大夫乎公之提誨後學

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誠者也

進學解類賦賦遂段布置各有韻豨苓之豨音喜猪也即木猪苓

本政論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盡窮古始以明民不知言者神

而化之不使知之也

年戒謂諸侯於君當為翰蕃警之宅於山者施陷窞宅於都者囿

鑰甚切其後警以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焉

不走尤語工而意切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猶弱歟

巧者王承福不敢一日怠其事其得也不肯一以妻子勞其心其過

也捨饒入富貴之家至一再過之則為墟可為世戒也

五箴之作年四十八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而游也

言也行也好惡與知名也名自為之箴拳匕進德之心也

後漢王賢贊王充作養性王符著潜夫仲長統著昌言皆傷其不顯

於世而贊之

諱辯既舉熈名二名之不諱復舉周公孔子曾參不諱而宦官官妾

之所諱以相形反覆攻擊燎然明白然諛暗成俗至今諱者益甚

何哉愚嘗攷諱之所始乃周制子孫奉祀廟中不敢斥其父祖之

名而以謚易之所謂卒哭乃諱也今人少壯無恙而多方回避其

名以為諱是敬之所以瀆之而預死其人於生之日也異哉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

伯夷頌謂無求而為之萬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子亂臣賊子接

卷五十九

迹於後世尤奇絕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為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聽

釋言述人有謔公於鄭相國李舍人者而卒不行也再三宛轉文法

極妙

愛自一篇謂李君房之從南陽公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也之未嘗不為之言愚謂今之賓僚於所事猶古者鄉大夫士於諸侯蓋有君道焉自封建廢而為郡縣之吏自世漸易而為通遷之官萍梗相逢休戚無關而治道遂不可以望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

張中丞傳後叙閔李翰所為張巡傳而作也補記載之遺落暴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聽記工於言情登記工於叙事藍田丞廳記叙崔斯立盤齋之懷修滕王閣記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之無拘也近世為記者僅迷歲月工費拘滯不

或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日此金石之文與今文異嗚呼異哉猶相乳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策問十三首只舉一事之可疑者為問而不設疑辭古人大體蓋如此今之問者徒為疑辭而初無疑事

諫臣論以陽城之賢而作也

改葬服議改葬服總惟子於父母為然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齋郎士大夫子弟習宗廟之事者歲久命之官

學生則以經藝試司業將以贊教化者也不可反代小勞之事

稀裕議謂猷懿二主宜居東向之位毀瘞始於晉媿不可行

顏子不貳過論謂止之於始萌

何蕃傳載朱泚之亂蕃一正色而六館無從亂者

書啓

與李秘書論小功須追服

續代月少

文集五十九

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駁雜之議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

與孟東野書答寶存亮書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上李實尚書叙其政賀白兔辭巧

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答尉遲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頔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音平之妙公實道胷中之自得者

上鄭相公兩啓皆自許所欲言

上宰相三書昌黎三上光範書世多譏其自鬻然生為大丈夫正蘄為天下國家用孔子嘗歷聘列國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舉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據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實皆發於直情

德行始則曉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動以一已飢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公直與之肝膈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為何如而可幾其自鬻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陽退陰進不由真情此則不鬻之鬻乃公罪人耳

答侯立書答崔立之書皆試黜時所作雖微有不平而直述其邁往不群之氣亦奇矣

答李翊書自叙歷學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代張籍書就育字上發明不為悲苦之辭死中求活法也

答李錫師就李元賓說來宛轉緊切

答陳生書謂事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此非特可鍼陳生之病萬世而下為吾徒者皆當拳拳服膺

上張僕射書唐制持節某州諸軍事蓋以節度使統支郡之權而其

爲為兩今之職官唐使院也今之曹官唐州院也州院於今爲錄  
事參軍之居使院於今爲僉廳不以使院稱之唯都吏孔目官所  
居尚名使院即其遺稱也故韓公所上張建封書在使院中小吏  
特院中故事來示之語此唐制稱使院之證也

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須之道與崔群書言交際之情宛  
轉悠遠與陳京書言於貴官門墻易踈之狀尤明切動人

答馮宿書言在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其與衛  
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視音飲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

仕進者亦將少行乎其志耳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  
勢求富貴哉宰相人才所由進磊落明白以告之公之本心如青

天白日後世旁蹊曲徑暮夜鑽刺而陰求陽辭心口爲二妄意廉  
退之名真墻間乞祭之徒耳

諫張僕射擊寇謂馳騁於場蕩搖振撻不三四年無全馬矣而人五  
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危

哉此說富貴少俊者所宜深知

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爲恠下筆令人慚則人以爲好古文真

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殆矯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  
然歷數百年至本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弃而發揚之否

者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過野人議壁  
隨和稱好及自執筆爲文鮮有不與之持貞知公之文者又幾何

人哉愚嘗嘆息而爲之自警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  
往而遠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非其舛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無益哉

與陸負外薦士書公薦侯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進士法也  
與刑尚書書謂布衣王公事勢相頌文極清快

爲人求薦書以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爲喻蓋公薦於司貢士者也應  
科目時與常舍人書以恠物困於窮涸自况而望其一舉手一投  
足轉之清波此又公之自薦者也



答劉正大書論為文譬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及觀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竿而鼓以瑟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不足以自見恠恠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當務而根本之論乎

與孟簡書因解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藉嘗勸之著書攷釋則辭之

答李鑿山人書自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山以矜誕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公故盛其說以折之

答元侍御書以甄濟識安祿山必反其子逢刻身立行足下能樂道其善俱宜牽聯得善足下年尚疆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慶書不一書文氣橫生可愛也

與袁相公書薦樊宗師云奇寶橫弃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缺不滿之憂規語也

與李尚書書云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此語亦涉世者所當知

序

送孟東野序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為文歷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耶相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也歸宿有味而所以勤止東野之不平者有道矣師交之義於斯乎在而世徒以文觀之豈惟不知公抑不知文者耶○桴鼓之桴音浮擊鼓柄也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見與柳公綽書出左傳送許鄧州序云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

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三唐則為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郡者也觀察使唐監司之名本始去其權僅存虛號在唐則專有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道財賦之類也征取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府既急於財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患將安極此事豈可使州與府同耶郵為襄陽支郡而為襄陽者于頓公主人也故勉鄂州以應襄陽之需殆非公論否則公客於干見觀察使督賦支郡之難而未見支郡督賦百姓之難亦可念耶

送齊暉序齊暉之兄為相有司以嫌不取之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子其勢之可嫌而故舍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

李少鄉音義序謂得王仲至家善本盤之上土為下一宵而深深為空今讀盤之土維子之稼韻不叶下與稼則協矣又一下與中字對用有義也窈而深廓其有容韻亦不協空與容則協矣又空則有容此深字義尤精也合從李少鄉之說而讀之徜徉之倘音常○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云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送中堪登第序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門者  
贈崔復州序謂官至刺史亦榮矣民窮歛愈急而連帥不以信此為刺史之難也崔君為復州而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崔君將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乎愚謂此書善為詞於上下之間回視送許郢州序無其立語之弊矣  
贈張童子序謂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勉以勤其所未學  
送文暢師序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今安居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之賜也而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諭之

切矣扶持正放開明人心與原道之書相表裏

送楊儀之序知其客可信其主之說亦足見唐人之辟官不于人情而于其才也苟于其人情而辟之則亦足以覘其主顧賢否相反爾

送廖道士序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

送王含序悲醉鄉之徒不遇

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

送王墳秀才序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譬之沿河而下苟不正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

荆潭唱和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惟愉之辭難二而

窮苦之言易好

送高閑上人論張旭草書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

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

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送殷侗使回鶻謂今之適數百里出門憫之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

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

微出於言面豈不貞知輕重大丈夫哉以上皆借事形容

送石洪序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

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帝侍講序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

蟋蟀之鳴虫飛之聲以上皆雜喻形容

送溫造序伯樂一過冀北馬遂空非無馬也東都固士大夫

之冀北也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以溫生為才以禮

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技其尤幕取一人焉技莫尤  
若是而稱曰大夫為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  
可也愈貴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  
耶生既至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  
盡取曲推

送鄭權尚書序叙事工室

送韓約侍御序明屯田之功

石鼎聯句序道家李公所闢侯喜公所教而愛之者今形容二子屈  
服神明之狀如此略不為喜掩覆公之文不欺蓋如此

祭文

祭田橫墓感橫義高能得之心

歐陽生哀辭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詹死京師而父母悲之公故  
為之辭以為解若曰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詹所謂以志養志公豈特解其父母心亦善為詹解

一者歟然詹固一時不幸而閩越之人違父母雖死不歸令遂成俗  
彼其父母之志果皆如公所謂否耶

祭薛助教有後三月此用史記後九月文法也○聖曆風饗出祭張

祭太常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何盛於賓筵說貧而好

客奇絕

潮州祈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  
以簇也語佳甚稻之穗與蚕之眠同時則南方氣候之早歟又祭  
云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

祭柳子厚儀鐔青黃乃木之災

武侍御畫佛文以妄塞悲

祭十二郎文當成誦

墓銘

崔評事翰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特之如貴人  
考功盧君婆婆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

助教薛君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暮以為笑益弁音與人為同

祭封尉盧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竟飢寒死

呂氏子昺奔妻謝母學仙王奎山李素為河南尹使吏卒脫其道士衣押送還其母公所作誰氏子詩豈正此呂歟

石洪本姓烏石闌九代祖猛從拓技始獨姓石

常丹舉明經授遠安令以讓其兄復通五經登科刺洪州計口受俸教人為瓦屋築堤汧江銘有曰慊慊為人矯矯為官

胡評事銘三字句

張法曹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耶苗參軍誌其季生君卒之三月遺後夫人誌又揚燕尚誌

前夫人從葬舅姑祧次

前進士見孔戡墓誌指常夫人弟

路應神道碑逢水旱喜賤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

神道碑削四鄰之交賄省誇嬉之大燕蕪閣據凡終日不知有人○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

劉統軍魁顏鉅鼻鬣靴

徐偃王廟謂徐與秦俱出伯益秦以強吞諸侯徐當穆王無道諸侯

咸賓穆王伐之不忍聞其民走彭城秦鬼久飢徐有廟存仁與異

異也禮王名誕立廟者名放○揭虔安靈○無恠風剽雨上並同陔剝不治池

耻剝者此字俗云

袁氏廟碑袁出陳人

房啓銘目濡耳染不學以能○材公之為○不相漁劫同上姊婿出

原郎公碑

曹成王李臯碑痛自刮磨豪習委已於學○耻一不通內外斬斬○

伐之二年尤張

王適墓銘以倭文狀強士極可觀今間節一二○懷奇負氣名節可

以矣矣致與告結反○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對語驚人

○瘠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如視法變士妻上谷侯氏歿士

高女高固奇士曰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李虛中誌深於五行書好道士說以水銀為黃金服冀果不死將疾

臺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卒疽發背死

山者良良為背裂而流赤黃疽家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

董溪故丞相子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

與之無情者○銘曰不我者天

孟東野為詩鉤章棘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年

踰五十始選為溧陽尉卒於興元軍參謀是日貞 曜先生

獨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德登君於門歸以其子贊此較

之名

張李友自署其未與封謂非親

劉昌裔與吳少誠交壤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兩界耕桑交跡○爽

音霜慶音羌叶韻如此愚按詩有德音不爽壽考不忘又黍稷

梁農夫之慶又易云積善之家必之餘慶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

詩易皆叶韻者故公於劉昌裔之銘曰維德不爽後人之慶惜二

字禮韻未收入平声也

衛之玄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煉為黃金可餌以不死即去

遂踰嶺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

不能為黃金未幾竟死

張署拜京兆府司錄諸曹曰事不敢平尚視

胡珣音非其身力不以衣食自刻削年十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鄉

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各人

權德輿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薦士於公者其言

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

意○考進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

平淮西碑文恬武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今肝而起左餐右粥

○惟斷乃成

南海廟碑多雋語○上兩旁風取具臨時○育風恠兩發作無節○雲陰解駭日光穿漏○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靈旌飛揚掩靄鏡鼓朝轟高管噉謀武夫奮棹工師喝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

廬州孔子廟碑公以社稷不屋而壇不如夫子巍然高座張文潛稱厝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

羅池廟碑柳子厚旣治柳三年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謂曰明年吾死死為神三年為庸祀我及期而死三年俟降州之後堂翼等覓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節我羅池○步有新船○鵝之

山弓柳之水桂樹團團弓白石齒齒黃陵廟湘出全瀟出道合於永以入洞庭廟在瀟湘尾洞庭口祠舜

二妃長娥呈曰君次女英曰夫人王仲舒碑銘讀書者文其譽謫儻與陽城遇廷齡不得相德宗初快

快無柰父嘉之顧列曰第幾人必王其也果然為蘇州堤松江路

賦調自為書與人期吏無及門而集觀察江西禁浮屠在諺環兵

舍以葬公宇○秀出班行簡古而蔚歸弘師汴承五亂之後苗嬖而髮櫛之汴之南則蔡吳少誠為亂此

則鄆李師道為亂弘助平二寇歸宗師位中書壽八十○李師古之起事也或曰剪諫夷道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詐窮旋

軍○其親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

柳子厚得柳州劉夔得高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夔得親在堂願以柳易播夔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

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

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階筭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

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變矣使子厚在臺省

使子厚在臺省

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  
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  
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  
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並墓誌

鄭群不為翁翁熱亦不為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飲  
酒舞歌費盡不顧問遇其空無時客至請坐相看竟日不能設食  
孔戩誌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問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  
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明州歲貢海虫  
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趙路水陸遶夫積功歲為四十  
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碗之稅始至有閱貨  
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

殿中少監馬君 繼祖平北 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王  
雪可憐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此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鷺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

始好靜秀瑤瓊瑀蘭苗其牙如其家者也

樊崇師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天得也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  
不能乃剽賊○海含地負○文從字順

李荆銘愈下而微既極復刑

張徹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世慕顧以行于揭也○猛

厲音烈

李楚金為具州司法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譚手瓦石  
需其出擊之司法君奮曰是何敢尔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  
立木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杀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李干遇方士稱貴從受藥法服之下血病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  
起杀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今直取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六  
七公為世誠工部歸登狂痛號呼唾血以斃殿中李虛中疽發其  
背死刑部季孫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孟簡  
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别一年而病亡二歲



竟卒(盧坦)死時溺出血肉季道古食黃藥五十死海上斷不死乃速得死謂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

韓紳鄉迂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百萬頃

韓滂老成之子歸後其祖介

盧氏誌外王父

雜文

送窮事始穎頊高辛時祖楊雄有逐貧賦○惟奇蠅營狗○

更之上座

鱈魚文心恐貌

狀

丞相董晉行狀請牒考功并太常議謚牒史館公自稱故吏○朱泚之亂說李懷光不與○天下危宰相之危與否可見謀議於上

論權傳奉選狀以歲之旱權停舉選省費而足食也竊以十口之家

貴耳

益一二人未有所費今京師人不啻百萬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

僮僕不當京師百之一舉選者皆資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

○天旱人飢乞停稅至來年○唐制國子館生三百人大學館生

五百人四門館生五百人名三館學生

馬府君行狀趙奢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

梁悅報仇殺人公詣請集議奏聞酌宜而處

表

為宰相賀雪表春雲始繁時雪遂降是冬雪愆期雖春亦賀

進順宗實錄表李吉甫以膏麪厚所撰令公重修

賀白龜狀謂獲蔡之兆

進撰淮西碑狀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盡○碑本賜韓弘

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謝云恩由上致利則臣歸

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東巡泰山而

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

乎苟全性命兩可悲矣夫○表多近世引用之句如鋪張對天之

閑休揚厉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之天地之間

而無虧旋乾轉坤開機闔雷厉風飛日月清照○公之貶潮佛

者謂此禍福之報然伏骨一入而憲宗已晏駕公即移哀福未央

也禍福誰在耶

賀慶雲等表皆文人謏語牽於時俗無足論者請上尊號尤甚

賀太陽不虧表此皆我朝先立所不為者

辨張平叔奏變益法利害較然言敷人糴益之擾也○所由

謂范蠡背君而去又招大夫種使竟承賜劍之詔無事君之義為人

外集

謀而不忠愚謂種方假疾句踐即賜劍蠡稱不可與共安樂之言

驗矣蠡不去與俱死何益句踐豈能弘夏禹之烈者哉明哲保身

蠡未為無所見種不去而及豈蠡陷之使然而曰由按句踐之劍

其言似微刻也然則事君不可則去之乎曰君臣以義合君辱臣

死處變之義也功成身退處常之義也使句踐棲會稽時蠡舍而

去之又招種欲所去之蠡則為萬世罪人

答劉秀才論史歷叙人禍天刑謂粗知自愛實不敢為館中非無人

必將有作者然則館中人皆不知自愛耶

通解謂堯之前千萬年不知讓許由哀天下之愚以爭為能廼高揖

辭堯讓之教行許由之為師桀之前千萬年不知忠龍逢哀天下

之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盡言就烹忠之教行龍

逢之為師周之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伯夷哀天下之

偷且以強則伏故逃山而死義之教行伯夷之為師嗚呼以天下

讓舜者堯也謂許由辭而不受者莊生之寓言以戲薄天下也無

其事也桀之前由禹以達五帝三皇皆治世未有君父百姓入水火者也桀始暴而龍逢以諫死世道之不幸耳逢捷有心哀天下之不仁而特以身立教也龍逢既以諫死而謂伯夷之餓死為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生又誣而自背其說也讓也忠也義也皆人心所固有也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幾年於此不幸遭世之變始有矯亡自見其間者龍逢伯夷是也許由非其比也豈開闢以來所未知而三子者昉之耶

鄆人對鄆鄆鄆胡古反剔股以療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為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謂希免輸謂不腰於市已躓於政謂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藥餌何有父母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之不卹而希免輸乎○世之剔股以救母者疾未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  
有病創者殆天地神明之哀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譽於市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愆為孝未聞以祖父無孝而

子不可行孝者也况倉卒剔股偶然希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而子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忠耳顧果鄉罵賊殺身額之祖父生死於太平無事之世豈嘗有是事乎國史大書果鄉之忠不聞其為刑祖父之不忠豈旌孝子之孝為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為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

直諫表證三王以下治亂而謂開闢已來未有如大漢前後已幾於不倫矣謂先朝用幼僧矯堅之言迎佛骨臣上諫殺荒州未得一年天降大禍先朝升遐如彼骨可憑臣家族合至灰滅先朝合享如山之壽矣竊意此非人臣之所宜言公所必不為也

外集五卷大抵文緩而衍不類昌黎天成之筆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外集何從而來哉又孰為之收拾耶五卷之多惟論史一書柳州嘗辨之可審其為韓餘孰與稽耶趙臺鄉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

者愚於昌黎之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順宗實錄五卷

順宗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罷官市禁選官觀婢禁五坊小兒  
張雀羅囊蛇之擾停益鐵使月進出後宮并教坊妓女人情大悅  
然上自二十年九月已得風疾不能言越人王叔文初以甚進東  
宮抗人王伾侍書寢陋異語上所褻押至是植黨用事常執誼倚  
之為相叔文欲謀其權還近大懼未幾叔文執誼交惡心腹內難  
外有常棣裴均嚴綬等箋表而中官劉光奇等屢以啓上八月傳  
位太子貶王叔文渝州明年殺之任開州執誼崖州皆死○載張  
萬福陸贄陽城三賢始末極詳見第九卷載伾文叔執誼三不肯  
情狀亦詳見第十卷唐書不就用之為傳而更他為何○班固之  
用史記全文於是不可及而李巽若長編未嘗改歐○所紀先正  
言行於是為善述矣○鹵莽胡古反不用心貌與草莽之莽各音字  
皆從犬在兩升中○載太子各云從未傍享淳字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藹霄漢振古一奇絕也然一  
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不為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曾  
中所自得因之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為文者則似未暇盡及  
也蓋自孟子沒而具端作中國之不為夷狄者幾希公始出而  
排斥之天地之所以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  
夷狄一一條析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  
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邪說熾性理之不蕩於空虛者尤  
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以為情指仁義禮智信  
五者以為性人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  
則為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造孔孟而後所以辨  
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天惟綱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  
我朝是以復極其根於性命之原性非徒三品之可盡也我朝  
是以復析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有相因理日以  
明譬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

正之後究極治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為文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文而已哉

臨川王氏嘗為詩以譏昌黎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世未有以其言為然者也蓋人生一日必盡一日之事此即造化生生不息之理今謂百年易盡而先自棄不為者偷也異端之言也人生未有一日不由於斯道此即盈天地間昭然著見之理今謂道為有直而人不能識者誕也異端之言也世更八代異端肆行昌黎始出而斥異端明聖道以六經之文為諸儒之倡其有補斯世論者謂功不在孟子下今臨川譏其無補枉費精神者蓋其溺於異端之學所見然也不足疵昌黎也且王氏雖習異端初未嘗槁骸山林恪守朴陋求其所謂道之真者亦不過費竭精神從事文墨正欲學為昌黎而特未至耳奈何身自為之而反以譏人邪近世大儒晦庵先生校

昌黎文乃取臨川之詩附其後愚觀晦庵平日於昌黎實敬其人實愛其文獨以其未免詩酒浮華志在利祿而微有嘆息之辭瑕瑜不相掩已極議論之公矣今附此詩則所未曉且枉費精神之說陸象山正以此譏晦庵而其說正自臨川王氏來亦豈其然乎又世傳昌黎嘗與大顛書其文陋甚昌黎集無之東坡先生嘗辨其為偽矣昌黎本以刑部侍郎到湖州還朝又之乃遷吏部歐陽公所得大顛書石本乃補吏部侍郎此可知其為偽尤明晦庵亦以其書為真而錄於後亦所未曉併書誌疑以俟來者察焉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歐陽公嘗議昌黎羨二鳥之光榮張文潛嘗議其記夫子舊不當以有奎為勝於社稷陸放翁嘗議其誅石鼓文不當謂刪詩時失編入凡此誠亦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繆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黃氏日抄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問所

